

紅雪樓原
版影印

蔣士銓著九種曲

上海朝記書莊印行

唐駝署



紅雪樓原卒

臨川夢

癸亥孟秋莫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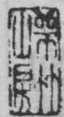
癸亥七月上
海朝記書局
印行



上海朝記書局

印行

臨川夢自序



客謂予曰。湯臨川詞人也。歟。予曰。何以知之。曰。讀四夢之曲。故知之。予听然而笑曰。然則子固歌者也。何足知臨川。客愠曰。非詞人。豈學人乎。予曰。明史及玉茗堂全集。非僻書。子曾見之歟。曰。未也。予曰。然則子固歌者也。又烏知學人。乃取明史列傳。及玉茗堂集。約畧示之。客慙而退。嗚呼。臨川一生大節。不邇權貴。逋爲執政所抑。一官潦倒。里居二十年。白首事親。哀毀而卒。是忠孝完人也。觀其星變一疏。使爲臺諫。則朱雲陽城矣。徐聞之。講學明道。遂昌之滅。

虎縱囚爲經師爲循吏又文翁韓延壽劉平趙瑤鍾離意
呂元膺唐臨之流也詞人云乎哉然則何以作此四夢也
曷觀臨川之言乎題牡丹亭曰夢中之情何必非真題紫
釵曰人生榮困生死何常爲歡苦不足奈何題邯鄲曰岸
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槩云如夢醒復何存題南柯曰
人處六道中嘖笑不可失也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廣
狹力有強劣而已嗚呼其視古今四海一枕竅蟻穴耳在
夢言夢他何計焉予恐天下如客者多矣乃雜採各書及
玉茗集中所載種種情事譜爲臨川夢一劇摹繪先生人

品現身場上。庶幾痴人不以先生爲詞人也歟。嗟乎先生。以生爲夢。以死爲醒。予則以生爲死。以醒爲夢。於是引先生。旣醒之身。復入于旣死之夢。且令四夢中人。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。不亦荒唐可樂乎。獨惜婁江女子。爲公而死。其識力過於當時執政遠矣。特兼寫之。以爲醉夢者愧焉。然而予但爲夢中人說夢而已。固無與於醒者。客果以臨川爲詞人。又何不可之有哉。甲午上巳鉛山蔣士銓書于芳潤堂。



王荅先生傳

湯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江西臨川人。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。有文在手。年二十一舉於鄉。忤陳繼儒。遂以媒蘖下第。萬曆五年再赴會試。張居正欲其子及第。羅致海內名士以張之。延顯祖及沈懋學。顯祖謝弗往。懋學乃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。顯祖歸六年。迨居正歿之明年癸未始成進士。與時宰張四維申時行之子爲同年。二相招致之。又不往。除南京太常博士。久之稍遷祠部。朝右慕其才。將徵爲吏部郎。上書辭免。十九年閏三月以彗星變詔責諫官。

欺蔽大開言路顯祖抗疏論劾政府信私人陰扼臺諫語
忤直數千言謫徐聞典史至任日立貴生書院講學士習
頓移陞遂昌知縣滅虎放囚誠信及物翕然稱循吏二十
六年戊戌投劾歸不復出辛丑外計追論議黜之李維禎
爲監司力爭曰此君高尚久矣不應考法主計者曰正欲
成其高耳竟削籍里居二十餘年父母喪時顯祖已六十
七齡明年以哀毀卒遺命以麻衣草屨歛顯祖志意激昂
風節邁勁平生以天下爲己任因執政所抑遂窮老而歿
天下惜之所善同邑帥機及李三才梅國禎李化龍後皆

通顯各有建豎三才督漕淮上招之答曰身與公等比肩
事主老而爲客所不能也論文以本朝宋濂爲宗李夢陽
王世貞氣焰雖盛皆斥之爲僞體當霧縈充塞之時能排
擊厯下者只顯祖與歸有光二人而已所居玉茗堂文史
狼籍雞埒豕圈雜沓庭戶蕭閒詠歌俯仰自得胸中魁壘
發爲詞曲所著四夢雖留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蕩情
塵銷歸鳥有作達觀空亦可悲矣子四人土蘧五齡能背
誦三都二京年二十三死次大耆才致有父風次開遠崇
禎五年由鄉舉爲河南推官奏論時事屢膺上怒責令指

實開遠抗論不少屈。上命削職逮治。左良玉率將士七十餘人。士民數百人。合奏乞留。上爲動容。命帶罪辦賊。十年討平舞陽大盜。以功擢安廬三郡監軍。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。晉秩副使。十三年與黃得功大破諸賊。將用爲河南巡撫。竟以勞瘁卒。哭聲震郊野。贈太僕少卿。弟季雲亦有雋才云。



論輔臣科臣疏

萬曆十九年

湯顯祖

奏爲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伏乞聖明
特加戒諭罷斥以新時政以承天戒事臣於閏三月二十
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聖諭六科十三道邇來風尙
賄囑事向趨附內之效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
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汝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
忠以免辱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
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
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豈不聞官府中事皆一體之語

乎。何每每以搜揚君惡。沽名速遷。爲汝等之職。受何之爵。食何之祿。至於長奸釀亂。而旁觀避禍。無斥奸去逆之忠。職任何在。本都該拿問重治。姑且從輕。各罰俸一年。吏部知道。欽此。大哉王言。正君臣之義。誅邪佞之心。嚴矣。粲矣。南都諸臣捧讀之餘。不知所以。有云。此必言官以星變責難皇上。致有此諭。臣竊意皇上前大理評事雒于仁等狂愚直言。猶賜矜恕。又前伏讀兩次聖諭。一則引咎在躬。一則因星警。逐去左右蠱惑擅作威福之人。則言官卽有過言。必見溫納。何至合科道盡行切責罰俸。是惟聖明居高

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必有賄囑趨附長奸釀亂倍負
上恩之處夫臣之責難皇上既不難於聽宥而聖諭嚴切
臣子亦宜各以常憲官師相規臣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
臣子本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非必六科十三
道盡然特一二都給事等有勢利小人相與顛倒煽弄其
間耳記曰人父生而君食之其恩一也故子之兄弟相引
而欺其父皆爲不孝臣之大小相引而欺其君皆爲不忠
然豈今之科道諸臣都不知此義哉皇上威福之柄潛爲
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爲時行所得耳夫人

臣自非天性公直。要取富貴而已。富貴者。明王所以誘天
不公直。權奸所以誘天下私邪。皆此具也。使公直者不失
富貴。誰當私邪。私邪者。不得富貴。誰非公直。今日不然也。
臣不敢汎舉。非言官而言事者。皆以失輔臣意得罪。卽以
臣所知言官論之。首發科場欺蔽者。非御史丁此呂乎。此
知上恩。效一喙之忠者也。時行知將論其子也。教吏部尙
書楊巍覆而去之。惟恐其再入都矣。終言邊鎮欺蔽者。非
御史萬國欽乎。此亦知皇上恩。效一喙之忠者也。時行不
能辨其賊也。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。猶恨其不極邊矣。

二臣謫外。其他言官雖未敢顯斥時行。而或涉其旁事。及其私人。則有年例及不時補外二法。以牽聳衆言官。使其迴心歛氣。而時行得以滔然無臺諫之虞矣。惟近日南京御史李用中。奏正其子冒籍之法。而時行故以一請塞責。旋行祈請。欲得皇上一語。不礙其子進取。無乃要君甚乎。至於考滿與奏奇捷同日。正用前輔臣張居正故智。其奏捷疏中。有牛馬羊不計其數。南中諸臣皆笑曰。此經畧公賀儀也。明日獎敕中。必用此事。已而獎敕果有元輔課功之日。正西陲奏凱之晨數語矣。然臣按其日月。則元輔宴

功之晨。正星象示警之夕也。時行能欺蔽皇上。獨能欺蔽天象乎。而言官噤無言之者。正以丁此呂萬國欽爲戒。恐失富貴也。夫知感主恩。爲皇上斥奸正法者。反得貶竄。雖皇上恩力不能庇之。故今科道中無義之臣。遂謂皇上不能恩人。并不知所受是皇上爵祿矣。至於言官中賄囑附勢。盛作不忠之事。躡竊富貴者。往往而是。年陞閏陞。以爲例固然矣。故此輩不知上恩。專感輔臣。其所得爵祿。若輔臣與之者。雖他日有敗。今日固已富貴矣。臣亦不暇遠舉。卽如今日吏禮二科都給事。此二臣者。豈不重爲天下僇。

笑哉。夫吏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，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？文舉所過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筭。夫所過督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。所未經過郡縣亦風厲而取之。郡縣官取之足矣。所住驛遞及所用給散錢糧庶官亦戲笑而取之。聞有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綵幣殘盤等物，約可八千餘金。折乾等禮約可六千餘金。古玩器直可二千餘金。而又騎從千人，賞犒無節。所過雞犬一空。迨至杭州，酣酒無度。朝夕西湖上，其樂忘歸。初不記憶經理荒政，是何職名也。夫前所賄賂宴費數萬餘金者，豈諸臣取諸其家蓄而